

大唐不夜城的“真人不倒翁”

三百六十行360

“

一位身着唐朝服饰的仕女，衣袂飘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似从天外飞来，柔荑轻触，转瞬飘然而去……近期，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区“真人不倒翁”表演视频，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播放量超过2亿



▲冯佳晨正在表演。摄影师：火炎

本报记者李亚楠、蔡馨逸

晚上7点，90后姑娘冯佳晨坐在化妆镜前开始上妆，为一个小时后的“真人不倒翁”表演做准备。4个月前，学过7年舞蹈、做过舞台剧演员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因街头表演而成为“网红”。盛唐时期的妆发，惊险却轻盈的动作，配上电影《神话》的主题曲，让视频里的冯佳晨美若天仙。最近一段时间，每次有游客把视频传到网上，评论区都会赞声一片。每天晚上，她表演的地方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不少人特意从外地赶到大唐不夜城，只为跟她来一次“神仙牵手”。工作人员称，表演区的隔离栏都挤坏了好几根。“我也没想到表演这么受欢迎。”“真人不倒翁”演员冯佳晨说，“为了不辜负观众们的喜爱，我们演出团队已扩充至5人，还精心编排了舞蹈动作。”

“不倒翁”不好当

表演者都套着“铁腰带”，一场演出下来，腰上会撞得青一块紫一块

视频中，冯佳晨身形优美、舞姿翩跹，但想稳稳地站不倒翁表演道具上，其实并不容易。“‘真人不倒翁’的表演者，是从100多名演员中选拔出来的。”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工作人员说，为了不倒，男性演员身高要在175厘米左右，体重不超过60公斤；女性演员身高要在163厘米左右，体重不超过50公斤。“很多人刚站上底座，就直接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还有些人没法坚持完成表演，试了几次就退出了。我刚接受训练时也害怕，掌握不好平衡，后来才慢慢习惯。”冯佳晨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步行街看到了“天外飞

仙”的秘密——底部是一个半圆形的不倒翁道具，中间固定着一个T字状的铁架子。表演时，演员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站上道具，将腰部和腿部固定在架子上，扣好安全绳，再罩上襦裙。固定腰部的是一根六七厘米宽的“铁腰带”，因为表演主要靠腰部发力，一场演出下来，演员的腰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后来在铁腰带上加上了层海绵才好一些。”冯佳晨说。别看“不倒翁们”现在轻盈飘逸、妩媚多姿，在今年7月刚开始表演时，冯佳晨只敢拿着扇子放在胸前前后晃，“像僵尸一样”。团队中的宋扬帆还曾经在表演中有过“惊魂一刻”。他告诉记者，有次在表演时安全绳突然断开，他直接从道具上后翻过去，摔倒在地。“摔了以后感觉有点丢人有点懵，但观众在旁边都在问有没有受伤，很暖心。”宋扬帆说。逐渐熟悉动作要领后，不倒翁团队的演员们结合自身特长，加入了舞蹈创意：擅长舞蹈的

冯佳晨和高红梅，融入了古典舞的动作；学过武术的段亮，动作阳刚大气；表演风格幽默的宋扬帆，还被观众调侃动作像烤羊肉串。

曾是专业舞蹈演员

“表演结束后还有观众送来热饮，很暖心很感动”

“我今天牵了上百个小姐姐的手，还有个小姐姐拉着我不走。”“我今天收到游客送的一串棒棒糖，还有一棒花。”不倒翁表演团队的5个人坐在一起时，最喜欢交流的便是表演中跟游客的互动。这是他们在以前的工作中不曾有过的体验。冯佳晨大学所学专业是学前教育，平时喜欢看书、健身，也是一位汉服爱好者。因为喜欢舞蹈，上学时就一直坚持自学，“跳舞一直是我的梦想，毕业后没有怎么犹豫就选择了这一行，没想到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还会收获这份惊喜。”在做真人不倒翁之前，她是实景舞台剧《再回长安》的舞蹈演员。对比舞台剧和街头表演艺术，她觉得后者难度更高，也更有意。做舞台剧演员的时候，有舞台、灯光的加持，只用做好自己的表演就行。但做行为艺术表演时，观众就在我身边，他们的眼神也一直在你身上，你要时刻控制自己的眼神和笑容，并且不断跟他们互动。”冯佳晨说道。11月11日第一次参加“不倒翁”表演的高红梅，对此也深有体会。她以前也是一名传统舞蹈演员，偶尔参加一些商业演出。这次的职业转换对她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加入‘不倒翁’团队之前，我就知道这个表演很受欢迎，没想到自己也成为‘又美又火’的团队一员。”高红梅说。即便是成了“网红”，他们也从没疏于练习。“偶尔在网上发一些练习跳舞的视频，网友也很喜欢看，我就在评论里跟他们聊天。”宋扬帆说。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最让冯佳晨感动的还是与观众和粉丝的互动，“有一次表演时，有观众牵过我的手后说‘小姐姐手好凉，要注意保暖’，表演结束后还有观众送来热饮，很暖心很感动。”

成为“网红”之后

“采访的媒体多了，但其实卸了妆发后，大家还是认不出我的”

视频在网上引起关注后，冯佳晨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来看表演的观众多了，采访的媒体也多了，也有很多娱乐公司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都被她拒绝了。“我觉得当前自己还需要沉淀学习，更好地雕刻自己，为喜欢我的观众带来更好的演出和作品。”表演被观众们喜欢，冯佳晨既开心又骄傲，“最大的烦恼就是因为每天要带假发，发际线有些保不住了。”冯佳晨玩笑道，“但其实卸了妆发后，大家还是认不出我的。”冯佳晨说，“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爸妈成了我的头号粉丝，每天拿着手机看表演视频，还给亲戚朋友们推荐。”今年20岁的宋扬帆，也因这份工作在网上“涨了粉”。“喜欢我的人多了，也感到有压力，更得做好每一场表演，不让观众和粉丝失望。”在大唐不夜城，像“不倒翁小姐姐”这样的“网红”并非个例。自2019年初，大唐不夜城街区推出“西安年·最中国”活动后，接连出现了多个因街头表演走红的“网红”。除了“真人不倒翁”，还有“石头哥”、神秘的“悬浮兵马俑”和“李白”等。“石头哥”身着唐代武将盔甲，在石头上露出上半身，表情严肃地用锤子砸鳖子，不停地慢动作重复。“李白”则身着白衣，靠一根棍子支撑悬浮在空中，面对繁华的不夜城街景，时而沉思，时而挥笔作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唐不夜城现在有7组行为艺术表演，两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次。“街头表演对表演者来说很辛苦甚至有些枯燥，像‘石头哥’‘悬浮兵马俑’都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同一个姿势。但从游客的直接反应可以看出，这些表演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和喜欢，表演者也越来越受尊重，来大唐不夜城看街头表演，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来西安游玩的必选行程之一。”大唐不夜城管理人员说。



▲扫描二维码，看冯佳晨的“真人不倒翁”表演。

90后入殓师：见过太多告别，更珍惜当下拥有

“

入殓师也叫遗体整容师，因为和死亡打交道，这个群体让人觉得神秘。殡仪馆对于入殓师王旭来说，是一面社会万象镜，从中他看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本报记者刘方强、屈彦

不参加亲友的婚喜寿宴、不主动告知别人自己的职业、不递名片不握手……很多入殓师都有特殊的“职业习惯”。由于神秘和不可验证性，死亡常意味着阴森和不祥，大家重生避死，对一直与死亡打交道的入殓师更有所顾忌。不久前，“安徽一高校开设殡葬专业”的新闻，又一次把公众的视线聚焦到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沉着冷静，心怀柔情，用双手让冰冷的遗体重现生机，恢复生前容貌，体面离开。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常常被人误解，“月入过万”“给死人化妆”“入学就被预定”等关键词也成为这一群体的标签。

人才奇缺，入学两月即被“预定”

“选了这个职业，过年亲戚可能都不让你进家门”

每周二上午10点，解儒都会到学校体育馆三楼的形体教室，与其他37名同学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形体课练习。“起、放、压……”跟着老师的口号，她熟练地把腿抬到单杠上，开始压腿。今年9月，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在全省首次开设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五所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首次招生38人。解儒正



▲王旭正在殡仪馆整容室给逝者整理仪容。本报记者屈彦摄

是其中之一。“保持住，身体不要动。”老师在一旁不断提醒。每周两次的形体课，主要是训练学生们的站姿、坐姿，以便在面对逝者家属时给人以端庄、肃穆的印象，形体课老师朱玲介绍说。“除了形体课，学生的课程还包括《古代祭文赏析》《挽联书法》《生命文化》等基础文化课。到了大二，还有火化技术、遗体整容等实操课，然后就是去殡仪馆和陵园顶岗实习。”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健康养老学院副院长张玲说。“今年是第一次招生，我们还担心招不到学生，最后成功招生38人，22名男生，16名女生，超过了我们30人的预期。”张玲说。由于人才奇缺，这些学生入学两个月后就被用人单位“预定”。19岁的解儒希望毕业后成为一名入殓师。然而，当她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父母觉得她是在开玩笑。“我妈听了老师的介绍之后，选择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我爸依然不改。我爸觉得晦气，甚至对我说，选了这个职业过年亲戚可能都不让你进家门。”比起解儒，王晨的入学之路就轻松许多。在老家淮南，王晨的父亲与别人一起经营着一家殡仪公司，提供遗体接送、葬礼策划、火化安排等一条龙服务。他选择这一专业正是受到父亲工作的影响，觉得以后好就业。

你所不了解的入殓师日常

王旭曾处理过一位因车祸身亡的逝者，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

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西南方向约15公里处，坐落着合肥市殡仪馆。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殡仪馆，近几年注入了不少像王旭这样的新鲜血液。下午两点，整容组组长王旭准时来到班组。他穿上蓝色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橡皮手套，走进整容室。打开铁门，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为了保持低温的环境，三台空调温度都已调到最低16摄氏度。在这里，他将和三位同事一起为22位逝者整理仪容。次日一早，逝者家属会来殡仪馆参加追悼会，王旭的工作就是让逝者能够以最美的容颜出现在家属面前，做最后的道别。确认好逝者信息、整理好逝者衣物之后，王旭开始对逝者面部进行清洗。他首先用酒精、双氧水对面部进行杀菌、清洗，然后用医用脱脂

棉将面部液体擦拭干净。随后，他用镊子夹着棉花对鼻孔、嘴部进行污物的清理，再用新的棉花将鼻孔堵住，将嘴部填充饱满。“这样，逝者脸部会显得比较饱满，也是防止体内液体流出。”王旭说。这是一位89岁的老人，因病去世。王旭先为其剃须，将头发梳理整齐，剪去多余鬓毛，最后用彩笔进行面部化妆。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20分钟，完成之后，王旭左右打量着，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放下手里的工具。此时，老人就像睡着了一样，面容安详。据介绍，常规的整容大约要20分钟。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车祸、身体腐败严重等，处理起来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王旭曾处理过一位因车祸身亡的逝者，那天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如遇到逝者嘴部张开，眼睛睁开的，需要用手去按摩，最后将其合上。遇到逝者嘴里吐水的，比如生前吃的食物、中药等有时会溢出出来，我们就需要用棉花去吸干净，然后再用新的棉花堵住。”王旭说。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两台空气净化器也是开足马力全力运行。在王旭身旁，同事王珉珉正在为一位7岁的小女孩整理仪容。女孩死于车祸，脸部淤青，下巴断裂。为了能够恢复原貌，王珉珉先用针线把下巴缝合好，然后在伤口涂上塑形泥，最后用油彩化妆。化妆完毕，有的家属要求看逝者一眼。“有时遇到不满意的，甚至会要求我们修改四五遍。”王珉珉说。

摆渡生死，他们更加珍惜当下

有人私下议论说，小姑娘长得挺好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一行

入职三年多来，25岁的王旭已见证几万名逝者的遗容。从几岁的孩童到百岁的老人，他们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却英年早逝，他们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殡仪馆对我来说，就像一面社会万象镜。无论你是谁什么身份，在这里都会不经意间显露出本性的一面。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属，有的言辞激烈，有的通情达理，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宽厚平和。”在王旭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场告别会令人印象深刻：一对恩爱的新人，就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男方遭遇车祸离世。悲痛欲绝的妻子毅然决

定穿上婚纱参加丈夫的葬礼，她对着丈夫的遗容说，“尽管阴阳两隔，可我依旧是你最美的新娘。”“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王旭感慨。在外人看来，从事殡葬行业一定不好找对象，可王旭并不担心这些。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后，王旭一直在合肥市殡仪馆从事火化组、遗体整容工作。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同在合肥市殡仪馆工作的另一半——95后女孩许笑晨。他们两人用双手送走了一位位逝者，一起见证了生死离别，感情也一天天得到升华。“学会珍惜，是这份工作赠予我的最大财富！”王旭说。有一次，一位丈夫提出，他想亲自为他30多岁因癌症去世的妻子整理遗容，这让王旭有些为难，因为这是不符合工作规定的，但是王旭还是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了解情况后，决定破例同意这位丈夫的请求。王旭记得这位丈夫强忍泪水，温柔地、小心翼翼地在他的亡妻清洗头发、涂抹水乳、整理衣物……“我们见过太多的告别，所以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王旭说。他和小许上班时兢兢业业，下班后就热情拥抱生活，摄影、美食、游戏、唱歌、运动……他们尽情享受生命的美好。“工作辛苦点我们不在意，就是有点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小许说。有一次在告别会场外面，有人看到她穿着工作服，私下议论说，小姑娘长得挺好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一行。“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做。医生护士守护生命，令人尊敬。我们有殡葬人守护逝者尊严，同样应该受到理解。”王旭说。每当看到“殡葬专业入学就被预定，月入过万”这样的报道，王旭总会觉得“别扭”。“关于收入，媒体的报道是不客观的。我目前的收入也就五六千一个月，我们一线的算高一点的，因为与逝者有直接接触，二线的司仪、灵堂布置收入更少。”王旭说。“这其实也涉及价值导向问题，现在大家觉得和死人打交道，收入就应该高，这实际上还是对死亡怀有恐惧和忌讳。”合肥市殡葬管理处处长丁启河说。今年6月10日，王旭和小许的爱情修成正果，二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宴当天，这对“准新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然而他们忙碌的身影却并非出现在家里、酒店里，而是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殡仪馆的工作岗位上。直到一天工作结束，他们才急匆匆赶往酒店，举办人生中最难忘的婚礼。婚后第二天，他们又早早来到工作间，开始了新一天的繁忙工作。尽管辛苦，可当家属看到他们的亲人能够恢复到生前模样而感激不已甚至下跪致谢时，王旭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